

外国教育名著丛书

裴斯泰洛齐 教育论著选

[瑞士] 裴斯泰洛齐 著
夏之莲 等译

人民教育出版社

外国教育名著丛书

裴斯泰洛齐教育论著选

[瑞士]裴斯泰洛齐著

夏少莲 笔译

人民教育出版社

本书根据1977年美国大学出版公司出版的《心理学史上的重大贡献,1750—1920》中的第2卷译出。

(京)新登字113号

外国教育名著丛书
裴斯泰洛齐教育论著选

[瑞士]裴斯泰洛齐著

之彦 译

《丛书》责任编辑 苗云瑞

本书责任编辑 邹海燕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总店科技发行所经销
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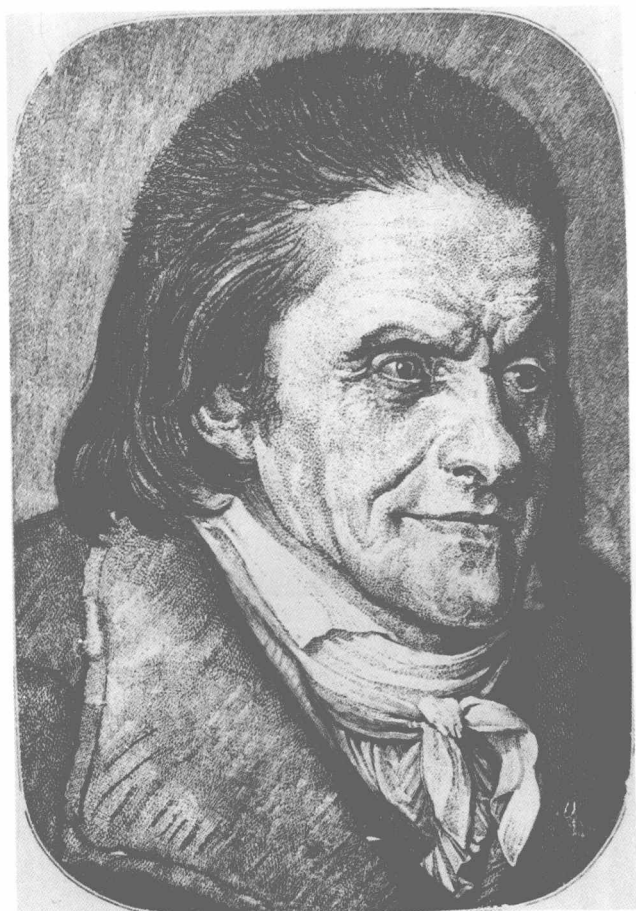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6.75 插页 2 字数 40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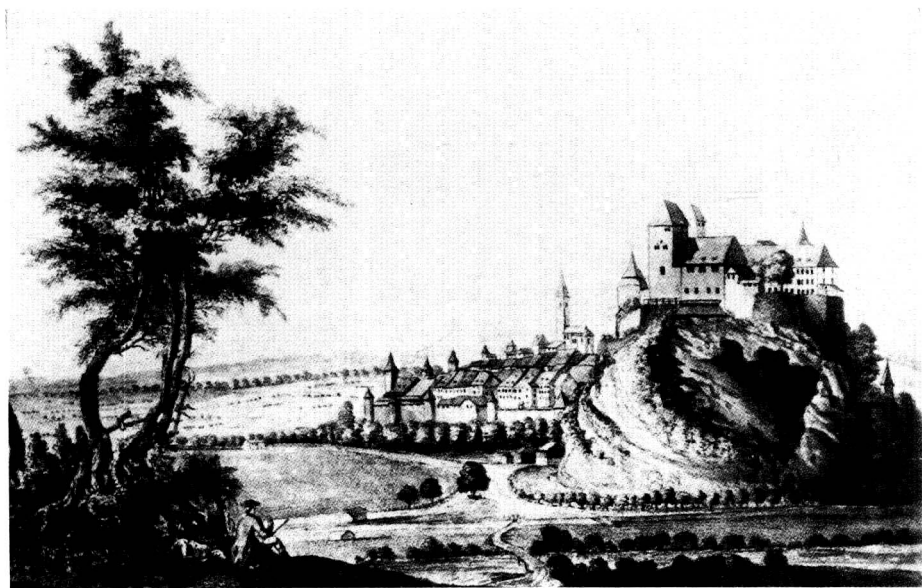
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700

平装本 ISBN7-107-10801-8/G·2274 定价:7.80元
精装本 ISBN7-107-10802-6/G·2275 定价:10.20元



裴斯泰洛齐像



布格多夫



《外国教育名著丛书》出版说明

为了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不仅需要研究我国教育的历史和现状，总结我国教育的经验，而且需要研究外国教育的历史和现状，借鉴外国教育的经验。为了给我国教育工作者提供研究外国教育思想的理论著作，并给师范院校提供教学参考书，我社决定出版这套丛书。

这套丛书选收古代、近代、现代对世界、对中国有较大影响的外国教育家、心理学家的有代表性的教育理论著作，包括整本专著、文章汇编或者著作节选。

毋庸置疑，本丛书所收选的书既闪耀着人类教育智慧的光辉，又由于作者所处时代、阶级的限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糟粕；有的虽非糟粕，但由于地区条件的不同，也可能并不适合于我国。因此，我们在阅读时一定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武器，对书中的内容进行分析，批判地吸收其中有益的东西，而不要照搬照抄。

为了帮助读者阅读和理解书的内容，我们请译者或有关专家为每一本书撰写了前言，有的书还附有年表、图片或其他参考资料。当然，前言只是一家之言，而不是对某书的定评；读者完全可以对这本书进行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研究。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经验不足，本丛书定有不少缺点和错误，欢迎读者批评指正，以便我们改进工作。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4年

中译本前言

—

约翰·亨利希·裴斯泰洛齐 (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 1746—1827) 是 19 世纪瑞士著名的民主教育家。他一生为教育的改革和教育科学的发展辛勤耕耘, 留下了大量著作。研究西方教育史的发展, 尤其是近代以来初等教育实践、理论和方法的发展, 绝不能绕过他。

我国解放前、特别建国以来的 40 多年间, 在学习与研究西方近代教育史中, 都把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教学理论作为一个重点。但是, 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是西方、苏联及我国有关世界教育史教科书上对裴斯泰洛齐教育活动及理论的转述和评介。裴斯泰洛齐的教育原著在我国的译本较少, 至今只有人民教育出版社于 1959 年出版、于 1984 年重新出版的《林哈德和葛笃德》这本教育小说是全译本(本书在解放前由商务印书馆于 1937 年出版了傅任敢的节译本, 书名为《贤伉俪》)。此外, 1964 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并于 1979 年再版的张焕庭主编的《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一书中, 有裴斯泰洛齐几种教育著作的简短节译。这些译本的出版, 对学习、研究裴斯泰洛齐教育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原著资料, 但毕竟还是太少了, 对全面深入地研究裴斯泰洛齐还是有局限的。

1977 年, 美国华盛顿市美国大学出版公司出版了由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丹尼尔·恩·鲁滨逊 (Daniel N·Robinson) 编选的《心理学史上的重大贡献》一书。这是一部巨大的文献资料书, 共有 28 卷, 其中有一卷全部编选的是裴斯泰洛齐的著作, 包括两大部分: 一是 1898 年出版于叙拉古市, 由霍兰德 (Luccy E·Holland) 与特

纳(Frances C·Turner) 英译的《葛笃德如何教育她的子女》全书,这是裴斯泰洛齐教育著作中最有代表性的重要理论著作。一是1912年出版于纽约,由英国舍菲尔大学格林(J·A·Green)教授英译并编选的《裴斯泰洛齐教育著作选》,选入了裴斯泰洛齐早期、中期和晚年的几种重要教育著作。

我们认为,要想全面深入地研究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必须更多地阅读他的原著,特别是他的主要理论著作,因此,我们决定把这部选本全部译过来。这就是我们现在译成的这部书。为了简明与醒目起见,我们把这一译本的书名定为《裴斯泰洛齐教育论著选》。

1984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决定出版一套世界教育名著,我们这本译著被定为其中的一部。

二

裴斯泰洛齐自幼接近瑞士乡村的贫苦农民,同情他们的痛苦。他在青年时代又受法国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形成了他力图解救人民痛苦生活的民主社会观。他真心实意地拥护1798年瑞士资产阶级革命。大学毕业后,他立即开始了帮助农民摆脱贫困生活的社会活动。首先是于1769年购买荒地,建立起模范农场“新庄”(Neuhof),在这里进行新的耕作方法的实验,幻想以此帮助农民学习农业新技术、新方法,从而增加他们的生产,改善生活。然而,当时农民的贫困是原有的封建制度加上新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双重剥削所导致的,不能把人民大众遭受苦难的原因加给他们自己,他们的贫困不是耕作方法问题。这种客观现实使他所经营的模范农场经过5年的实验归于失败。

1775年,裴斯泰洛齐在“新庄”又开办了“贫儿之家”,收容

贫苦儿童，把帮助农民解救自己的一般社会改革实验的努力，转向教育活动。他想通过教育来发展人的智慧、能力和道德品性，在发展人性的基础上，使人民谋得较好的生活，使社会状况得到改观。从此，裴斯泰洛齐一生为这一理想而奋斗。他办的“贫儿之家”在性质上和内容上都跟当时瑞士存在的同类机构有很大不同。它不是单纯的慈善救济机构，而是培育儿童、发展他们的能力与精神面貌的场所。他要在这里通过文化知识教育和农艺、工艺教育把儿童培养成为有知识、有工艺技巧并且心怀仁爱道德品性的人。裴斯泰洛齐也想通过出售儿童自己的劳动产品来解决“贫儿之家”的经费问题。但是，这在资本主义正在发展的市场经济中是根本不可能的。孩子们的手工制品绝对不能同资本主义工业产品相竞争。“贫儿之家”于7年后被迫停办。

面对这种严峻现实和迭次失败，裴斯泰洛齐开始进入了深入反思和从事理论与写作的时期。从1780—1797年的近20年中，他把自己的教育理想和在教育改革方面的探索，通过论文和小说等各种形式写了出来。他的最早时期的教育论著如论文《隐士的黄昏》和教育小说《林哈德和葛笃德》，便是在这段时期写作和出版的。

1798年瑞士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在法国革命军事力量的支持下，建立了“海尔维蒂共和政府”(Helvetic Republic)。但瑞士中部的山区农民极力反对法军势力的占领，发生了激烈的战斗。这次战乱遗留下许多孤儿。瑞士新政府派裴斯泰洛齐于瑞士东北部德语区的斯坦兹城建立一所孤儿院来收养他们。裴斯泰洛齐虽迫于贫困而将自己的教育实验停了近20年，但他想通过教育活动提高人民本身的力量以获得正常幸福生活的愿望却毫无减弱。他欣然接受了这一工作。在孤儿院中收容了80名5—10岁的儿童，这使他又得以继续他的教育实验活动了。

在斯坦兹，他的教育实验步伐迈得很大。他把多年孕育的教育理想进行了认真的实验。正是在这里，他提出要对儿童全面进行“心的教育—手的教育—头的教育”，并且提出要“使三种教育协同发展，而心的教育是所有教育的基础”。这就是说，他要求教育必须是教给儿童知识并发展他的智力的过程；教育也必须是发展儿童的手艺、活动技巧的过程；教育更必须是发展儿童道德、德性、心性的过程，这三者是不可分离的；而整个教育必须建立在人的德行和善良人性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根据这个理想，他进一步发展了从新庄开始的教育内容：进行初步的读、写、算知识的教学和工艺、农艺训练的教育，使儿童生活、学习、劳动在亲子之爱、手足之情的气氛之中。实验取得了很大成绩。裴斯泰洛齐的学校教育家庭化，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学心理化等重要教育思想和教育原则，都在斯坦兹的实验中或者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发展，或者开始提了出来。他于1807年曾公开发表了《与友人论斯坦兹经验的信》，总结了他在斯坦兹的实验；论述了他关于使儿童在道德、知识和劳动活动能力各方面应得到全面和谐发展的教育理想；提出了必须依据大自然和儿童心理发展规律进行教育教学的原则；同时深情地描述了他如何以自己对儿童的挚爱与他们甘苦共度的、充满了家庭情谊的学习、活动、生活的感人情景。（我们所译的本书中没有选入这封信，请参见张焕庭主编的《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一书）

斯坦兹孤儿院只进行了不足6个月的活动，1799年因院址被革命政府改作军队医院而被迫关闭。裴斯泰洛齐痛苦地遣散了孩子们，他自己也离开了斯坦兹。

1800年，裴斯泰洛齐接受一个朋友，也是瑞士新政府的官员的约请，在瑞士德语区的西北部，距首都伯尔尼不远的布格多夫（Burgdorf）城，主办一所小学。他在这里又开始继续他的教育实

验了。在布格多夫，他基本上停止了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系统实验，而把全部精力放到对初等教育改革的深入探索上。这所小学被视作欧洲近代初等学校的正式诞生。这所小学还设有寄宿班，并附有培养初等学校教师的教师训练班。裴斯泰洛齐在一些助手的齐心协力下，开展了近代初等学校教育的系统实验与研究。他的“要素教育理论”、“简化教学方法”，以及教授基本的读写算知识所需要的语文、算术、测量、绘画、写字等诸学科的设置和相应的教学课本的编写，教学方法的设想都在这里提出和发展起来了。他所获的经验是丰富的、深刻的、前所未有的，成为1800年以后裴斯泰洛齐发表的教育著作，特别是教学心理化研究的理论著作更为扎实的实践基础。

布格多夫初等学校获得了巨大成功。它通过自然教育、心理化教学带来了良好的实际效果，儿童身心得到了和谐发展。学校中充满了亲子之间、手足之间爱的感情，以及家庭式的融洽关系。学校形成了崭新的新型教育教学工作体系。这一切，引起了国内外的极大注意，各阶层的人士纷纷前来参观学习。德国著名教育家赫尔巴特就曾前来参观，以后写作并出版了《裴斯泰洛齐的直观原则 ABC》和《评裴斯泰洛齐的教学方法》等论著，对裴斯泰洛齐的教学成就给予了很高评价和理论分析，并加以发展。

1804年因瑞士政局复杂多变，布格多夫校址又被收回，学校又停办了。政府曾安排裴斯泰洛齐在瑞士西部的一个小城镇慕亨布西（Münchenbuchsee）的一所旧教堂中重新开办学校。与此同时，在距此不远的霍夫威（Hofweg）城，在由瑞士贵族出身的教育家费林别格（P. E. Von Fellenberg, 1771—1844）所开办的学校中，裴氏也曾有机会与他共同继续进行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农业与工业学校教育实验，但终因二人办教育的宗旨和观点不相吻合，而未能合作。

1805年，裴斯泰洛齐带着布格多夫学校的一些教师和学生迁到位于瑞士西部法语区的伊佛东(Yverdon)城，开办了伊佛东学校。比起布格多夫小学来，该校范围更大，学生人数也增加了。学校包括小学班、中学班和师范部。他在布格多夫所逐步明确和系统起来的教育教学方法在这里继续得到新发展，获得了新成就。学校在全欧赢得了巨大声望。许多国家派青年学生来此留学。一些王公大臣、政治家、教育家也都来此参谒请教。德国教育家福禄倍尔曾来此学习裴斯泰洛齐的经验与理论，并在这里任教3年。俄国沙皇及其他六个国家的皇帝都曾颁发给裴斯泰洛齐荣誉勋章。普鲁士的威廉皇帝也曾选派17^①名青年来此留学，准备学成回国后进行德国的初等教育改革，他们被世人称为“普鲁士十七人”。

伊佛东学校的实验一共持续了20年，是裴斯泰洛齐一生事业的辉煌时期，尤其是前10年所进行的教育改革，是当时世界范围内教育发展的顶峰。有史料记载，当时欧洲教育的一切改革性实验几乎都在这里进行过。裴斯泰洛齐历经坎坷，终于迈向大道，为世界教育的发展创造了光辉的业绩。但裴斯泰洛齐却并不以此感到满足。这个学校的学生主要来自上层社会，这与他想要通过教育来发展广大穷苦儿童的精神能力和个性，提高他们经济地位的初衷是不相符合的。在伊佛东学校的最后几年中，由于他年事已高，精力日衰，又不善于解决学校中出现的一些复杂人事纠纷，再加上国家取消对该校的经济资助，学校遂于1825年停办。之后裴斯泰洛齐回到故乡，写出了他的最后著作《天鹅之歌》。1827年裴斯泰洛齐逝世，终年81岁。

1846年，在裴斯泰洛齐诞辰100周年、逝世20周年之际，瑞士当地人民为了纪念这位六十年如一日为贫苦劳动人民的教育事业而献身的伟大教育家，立下了一块纪念碑，碑文中写道：“这里

① 一说选派了11人。

安息着……新庄和斯坦兹穷人的救星，布格多夫和伊佛东国民学校的创建者。一个人道主义教育家、基督徒、优秀公民和真正的人。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①

裴斯泰洛齐一生的事业是艰难的，然而也是辉煌的。他的全部教育活动和理论，一方面是对当时欧洲腐朽的旧教育制度和观念的深刻批判；一方面是他对新教育的探索、实验，并提出了一种新的教育观。在他的教育理论中包括两大部分内容：一是深入认识教育对人的发展的本质作用，认为只有教育才能使人的所有潜在能力得到充分发展，使人摆脱只具有自然生命的自发状态和只能忍受腐败环境制约的消极状态，而成为具有自主性、独立性、智慧、实践能力和精神世界得到和谐发展的有高尚道德的人；一是坚信只有在百折不挠的实践的基础上，才能探索、揭示符合自然发展、包括人自身的身心发展规律的教学规律，从而确立正确的教学指导原则和教学方法，以便使人的个性完善发展成为现实。

三

在这个译本中，我们把《葛笃德如何教育她的子女》和从《裴斯泰洛齐教育著作选》中选译的几种教育著作，作了一些调整和统一编排。由于《葛笃德如何教育她的子女》是一部完整的著作，我们把它安排在最前面，然后是其它教育著作的节选，按写作时间的先后排列。

为了读者阅读方便，下面对各篇著作的写作情况及内容要点作简单介绍。

（一）《葛笃德如何教育她的子女》

1781—1787年，裴斯泰洛齐写了一部四卷本的长篇教育小说《林哈德和葛笃德》，宣传他的教育理想。书中的主人公农妇葛笃

^① S·E·佛罗斯特：《西方教育的历史和哲学基础》，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08页。

德以贤淑的美德规劝她的终日酗酒和沉沦的丈夫改恶从善，她还亲自教育子女及邻家儿童，培养他们在道德上诚实勇敢，在生活上勤劳质朴，又肯努力学习读写算知识，成为品德好，勤于劳作，又知书达理的人。葛笃德的模范言行影响了全村居民，村子里的社会风气与生活状况都有了极大的改善。村里建立了新学校，把过去只“教人耕作而谋衣食”的旧教育，代以“纺织时代”的“适应现代生活”的新教育，采取与大自然发展秩序相切合的教育方法来发展儿童的自然能力，在学习与训练中充分利用儿童的感官，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这些反映了裴斯泰洛齐以教育为基础引导人民前进并改革社会的社会观和教育观。小说出版后得到了社会的极大称誉，也向社会树立了葛笃德这样一位善良的集母亲、教师、教育改革者于一身的妇女典型。裴斯泰洛齐的《葛笃德如何教育她的子女》一书，便是借助葛笃德的形象，来系统阐述他的教育教学思想的重要理论著作。从1800年元旦开始，裴斯泰洛齐采取给当时苏黎世的一位出版商亨利希·盖茨纳（Heinrich Gessner）通信的形式来阐释他的教育理论见解。一共写了14封信。在1801年公开出版时，其中的第七封信被他的教育思想研究者、也是这组信件의出版者塞法兹（Seyffarth）分为两封，因此成为由15封信组成的专著，书名定为《葛笃德如何教育她的子女》。这15封信是断续写成的，缺乏完整的写作计划与明确的纲目，在内容上多有重复，论述问题也常脱离中心思想。但在这些书信中，裴斯泰洛齐总结了他的经验。他所提出的理论、建议，对当时欧洲资本主义民主教育的发展有重要促进作用，历来被看作裴斯泰洛齐教育理论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

在1898年的英译本中，在15封信之后附录了《方法综述》（以下简称《方法》）一文。这是裴斯泰洛齐在布格多夫向“教育之友协会”所作的一次报告。“教育之友协会”（Society of Friends

of Education)由瑞士政府支持,于1800年6月在布格多夫建立。它的宗旨是宣传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并“在编写教材和管理学校方面向裴斯泰洛齐提供充分的帮助”^①。应协会的要求,裴斯泰洛齐于同年作了《方法》的报告。这个报告是对他的教育活动的最初的系统性总结和理论阐述。其中,他首次提出了他的直观原则。他的“我试图使人类的教学心理化”的著名论点,也是在这里第一次提出的。后来在《葛笃德如何教育她的子女》中,在许多阐述和结论中他都引用了这个报告。不过,《方法》一文公开发表是在1828年,比《葛笃德如何教育她的子女》晚了28年。

这15封信包含的内容很丰富,可以说基本上反映了裴斯泰洛齐教育理论的全部重要观点。

在前几封信中,他首先阐述了自己从事教育活动的思想基础和对彻底进行教育改革的认识。他提出,要想使劳动民众从知识不足、道德沉沦中解救出来,获得较好的生活,唯一的出路就在于让他们自幼年起进学校受教育,使个性与能力得到充分发展,能自己起来挽救自己。他给自己定下终生为教育改革而奋斗的目标:“我将成为学校的教导者”^②。他还指出,教育改革绝不应只是在原有制度上简单修补,其“最根本的任务,不是仅仅减轻那导致欧洲最广大人民衰弱的学校弊病,而是要从根本上进行救治,”^③即必须从教育的观念上、从制度上进行根本改革。

在第二、三封信中,他详细地忆述了他的几名得力助手克吕希(Krüsi)、托布勒(Tobler)和布思(Buss)在他的教育实验中,在“教学心理化”、“简化教学机制”和“要素教育”等重大问题的探索方面

① S·E·佛罗斯特:《西方教育的历史和哲学基础》,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14页。

② 见本书《葛笃德如何教育她的子女·第一封信》。

③ 同上书,第四封信。

所做的贡献,指出正是他们的协作与合作,“挽救”了他,使他的事业免遭“夭折”。

在第四至第十二这九封信中,他全面地论述了智育或教学问题,论述了教学原则应与自然规律和儿童心理发展规律相统一,指出教学理论研究的全部任务在于“寻觅人类智力发展就其真正本性而言必须服从的那些规律。”^①他详细论述了对智育要素和要素教学艺术的探索过程,提出数、形、词是知识、认识能力和教学艺术的基本要素,并分别地、具体地论述了数、形、词这些要素的教学,广泛涉及到初等学校语言、测量、算术各学科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对于贯串他全部教学论思想的主要教学原则——直观原则,他充分论述了其理论基础,反复讨论了关于教学应使学生由混乱模糊的感觉印象逐渐上升到清晰概念、从而获得知识和发展能力的问题。

第十三封信主要论述实际活动能力的培养问题。他批评旧式学校不重视实际能力培养,儿童只有文字知识而无行动能力,不能克服困难。从儿童个性、能力的协调发展出发,他提出必须重视培养儿童体力活动能力,并指出体力活动蕴含着人的一切复杂实践能力包括各种职业能力的基础。认为必须把培养行动能力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教育过程,而且要注意它与道德教育、智力发展过程的内在联系。

最后两封信主要论述道德精神与宗教情感的培养。道德教育的基础是母爱,道德精神的核心是热爱他人,直至对上帝的挚爱,要使道德力量与宗教感情融汇起来。

1820年,在《葛笃德如何教育她的子女》第二版时,裴斯泰洛齐写了序言,谦虚地表示,他在20年前出版的这本书只是通过实验对教育方法的追求,谈不上是哲学理论性的概括,指出其中许多

① 《葛笃德如何教育她的子女·第六封信》。